

第九卷

周紀

昭王

懿王

厲王

平王

第十卷

平王

穆王

孝王

宣王

桓王

共王

夷王

幽王

莊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九

綱目

仁山金履祥氏編

歸仁齋楊氏重錄

已丑周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周内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按此說左氏不載別見國語事頗誣怪以儀禮黃氏傳取

之今附其畧

十有四年魯侯弟濇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濇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世本作微

公

履祥按弒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外紀曰昭

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

解王及祭公溺焉。○大紀曰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

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旋涉

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

公王因是發疾崩朱子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

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大紀係之三年若史

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

書君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

常司常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常司常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踏虎尾恐

恐陷穰王初即政憂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履春水續乃舊服

無忝祖考服即謂篤忠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

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弘敷五典式和民

保其世業語益親切臣主蓋一體也

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蔡氏曰弘敷

也式和者教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

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

曰弘敷則以身正也中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教之本

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教之本

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

則民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矣此所夏暑兩小民惟曰怨咨

以貴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

乃寧祁大也夏而暑兩小民有暴身沾體之勞冬而大寒

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小民之為艱難

而為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

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

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

蕃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

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

告皆其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武王烈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教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

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

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

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答揚其光命

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王若曰君

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

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行昭乃辟之有义

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

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义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牙

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成康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命篇曰周古文作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

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

篇中此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仰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

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

克紹先烈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

有位之士以免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今予命汝作太正正于羣僕侍御之

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其惟吉士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冏為太僕之正以正羣僕侍

御上修王德下簡近僚遠小人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

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承上文蓋深知僕御之邪正

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後世視

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誓御之臣後世視

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

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

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

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後王獨以

是蔽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羨熏心傲然自聖

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遠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

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爾無昵于

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

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此皆其導君於愆者

或以淫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罔所當

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

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

于彛憲此終篇首免愆之意而 ○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

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申誠

大僕國之政作檮命復寧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

君牙罔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

刑以誥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緒罔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

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

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

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

全德則駁猶不失為周之令主也 ○又曰穆王之命望於

伯罔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

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罔猶在

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

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履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罔命之書穆

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

憂危恐陷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膂之寄以行

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

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罔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大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太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與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罔命之書真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罔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躬自蹈之尚安取罔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 王西征

紀年曰 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憇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

十有七年 王西征征徐戎

紀年曰 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列子曰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非實能變物之形能使入目眩心忘耳耳浮屠善幻多技蓋西域人自有此術 穆王敬之若神居

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為既寤所坐

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

扶貴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

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

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帽疑整

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摸哉化人之術能使人心迷

人所言固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主王大悅不恤國

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駒古華駟而

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古義主車則造父為御窗荷

音泰丙字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

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

巨蒐氏之國巨蒐即禹貢渠搜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漣竹用反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

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

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每出道里悠遠王和之曰予歸

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行萬

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

數吾過乎乃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畧同列子多寓言

未有自悔之辭姑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

存之以備考論

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

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温驪驂駟耳之駟西巡狩
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
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昌黎韓氏曰周穆
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
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貨正
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
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
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闕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
而從之萬有餘家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
和姓纂今止取昌黎所敘為稍詳密
朱子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獲祥按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
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
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備矣後世
猶有謗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
之果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
好事者文其誣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
死而謚而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謬附從可知
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
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
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
則穆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之英主諸老
謂論穆王者當以尚
書為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大紀係
此年

周語曰穆王將征犬戎注曰犬戎西戎
祭公謀父諫曰不

可為王卿士謀父字也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

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
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
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業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
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
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
康廢授之官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
不復務農堯封棄於卽至不窋失官去夏
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
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
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
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辛紂庶民弗忍欣載武

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夏曰甸周曰畿此云甸服者古
千里以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自侯服至衛服夷蠻要服戎
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
王祭祀享貢王皆朝貢之名王日祭在甸服者供貢無月
則世一見者是所謂終王也日祭或時日貢之月
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
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
而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
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

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
 終也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
 享征之且觀之兵犬戎於俗為荒服而於鎬京為近其無
 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
 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誥四方

呂刑篇曰惟呂命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為甫猶邾之為鄒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

義蓋穆王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為五罰之制謂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焉史記亦曰甫侯言之

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王享
 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為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

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穆王年五十九十即位至是百歲

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肆遊觀
 之欲雖有善政而弛張不常晚年不無荒廢故審度作刑
 以誥四方之為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

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炎帝之末榆剛之世霸諸侯者自洪荒以

來風俗渾朴而蚩尤始為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
 之寇殺人之賊鴟張為義亂外之姦亂內之究奪攘之風
 於是皆有之矯者正也虔者罰也此上下或有缺文謂聖
 人始制為刑以矯正虔劉之益黃帝既制兵以殺蚩尤又
 制刑以矯正虔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橋苗民弗用靈
 虔吏因執以侵暴橋音矯文意與下文同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椽

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泯泯禁焚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虜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

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

苗民無世在下苗民堯時諸侯因上右聖人有矯屣之刑

刑極黜凡震于刑制者更不差等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

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詛盟矣詛

者背相祝盟者面質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

凡苗民虜威所加衆庶被戮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帝

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穢堯舜於

是哀矜衆庶被戮之非辜既定五刑報苗民君臣之虐以

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國言竄于三危

也皇帝謂堯竄苗之事蓋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

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

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之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

道曰苗民否用諫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乃命重黎

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

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

所由不來之茫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

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揉瀆

亂此妖誕之所由與人心之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

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

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楚語曰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顯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老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愚謂自蚩尤為

亂而民有寇攘姦宄之習聖人是以有矯虔之刑自三苗

以刑為虐而民有巫祝詛盟之習聖人是以有重黎之命

前後聖人其為民心計可謂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

至矣大指已見虞書之紀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

寡無益正人心固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為亦惟羣

寡之情無不上達蓋巫祝之興始於

政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稷稷

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又于民棊彛承上之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

德為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

后以為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以刑

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

下典禮以示天下天地祗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

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入於禮也禹平水

土以安民生為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絕地天

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

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

而後命稷陶為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

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為中典亦所以使民祗敬為德而

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

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為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觀感間

不惟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彛者而已蓋

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彛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皋

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乎有苗觀此篇所述

則三苗之威醖氣習其始為亂而民始有為惡之習聖人始制

刑以矯之習以瀆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威醖氣習得入
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羣后以通下情又命
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
財而復命皋陶定為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
自皋陶始傳所謂皋陶之刑也蓋以其為不偏不易之法
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為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
刑以為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
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養之具蓋聖
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謂皋陶不與三后之列為聖人
者於刑官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絕惟與忌畏也謂當時
為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

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且能以教自將以
理自畏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
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
殺予奪上與天對又皋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絕
而當時為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
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皋
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王蓋以勉其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之臣絕私懋德上配皋陶耳亦通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
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
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
為監以苗民之用刑為懲四
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即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
其意謂為司政典獄者豈非爾諸侯為天牧民者乎此
諸侯以刑獄為重責也今爾何所觀法豈非伯夷所布典
刑之道乎此謂典禮為刑之道蓋憲章無二出禮則入刑

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妄刑之罰乎蓋苗民
不察獄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
為威勢之狗奪於貨賄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五刑亂及無
辜之人故上帝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道其罰遂
至於絕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
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
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
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下告諸侯也格如
來格之格庶幾其能
入吾教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
之說又讀為日蓋言日則勤在其中矣言勤不必言日也
聽察審訊以求其情莫煩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貴戚之臣憂其或怠故專
以勤為主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
集而勤其職盡也爾罔或徒知戒而不勤蓋既任其職就不

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戒之或無及也蔡氏謂戒亦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既俾我君臣為之一日之間不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爾尚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之煩可畏也勿以為畏惟勤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為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罪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家國安寧王曰吁來有邦有土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

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為弼教之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連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連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連逮無辜矣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

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皆在也師衆也謂羣有司也五辭麗于五刑之獄辭也簡者核其實乎者無所疑也正猶漢書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於五刑而不應其實者則五刑之疑者也則當於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於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為之病者則私也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謁或以貨賄交通或以求干請託為是五者而廢法以出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總結上文文審者盡其力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此承上文五刑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重言以丁寧之也簡孚有衆即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衆人之簡核則上之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墨辟疑赦天威甚近而可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判辟
 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
 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千判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此
 罰之數也罰以黃鐵即今銅也六兩曰鍰一說每鍰六兩
 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曰二百倍二百而
 差為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則罰
 之下文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即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
 而無贖正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鞭作官刑扑作教
 刑又小於此則金作贖刑若今罰直耳穆王始制為五刑
 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富而霄貧富者可贖貧者難
 免雖穆王申有司獄貨之戒其實開國家貨獄之塗蓋其
 弊必至于此然贖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罪
 猶恐誤罰或不實其罪則正於五過矣其慈祥之意可
 見且罰猶不苛則刑必不苛矣又按周禮五辟之屬皆五
 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十宮或於舊二百大辟或於舊三百

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五刑之屬三千上
 獨制為贖刑之法又制為輕刑之法矣五刑之屬三千上
 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
 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其獄辭而
 妄為外降又不可引用久不行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
 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陷
 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丁寧
 之意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減等也罪在下刑
 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罪也此又用刑之權宜也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謂非
 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五
 罰之用則亦有權焉蓋亦據其情而為之輕重也然刑與
 罰又有規世變而為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
 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
 權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用權合經之謂
 也罪懲非死人極于病此承上文論罰而不言也穆王恐有
 司以論贖為輕而不加審故又云

五罰所贖其懲人者雖非五刑軀
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

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輸而乎其刑上備

有并兩刑也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辨給

獄從猶今律言承也察辭于差此古今聽獄之要訣也凡

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辭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

囚之不明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

意折之明啓刑書與羣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

矣其當入于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焉獄

之成既得其實然後可輸其實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

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述之人各有所犯則并王曰嗚呼

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

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

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

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求畏

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

天下承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族同

家如不家於喪之家謂私財也府藏也辜功罪狀也猶釋

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久老於世故晚復哀矜故其言

多懼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敬於刑謹之至也惟有德

者則可以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為民

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決者兩證之辭雖人

所易決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

偏則能聽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

戒之無或嘉取貨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非寶適以

藏諸罪狀請報應之理衆罪悉至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

畏之罰是非天偏治鬻獄之人亦惟人自致其禍罰之命

使天罰不至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

澤于天下矣此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申戒以警之也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

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總上文詔後世也嗣孫凡官伯族

之屬適也謂適或有時而用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

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衆也言維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

監視豈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乎此為要語不可不明聽之

大抵賢哲用刑自有無窮之譽雖適有時而用極法然既

合中止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亦有人每言寬刑有陰德之

報而不知雖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

王明此或以勉之受王良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

皆良民或因物有遷雖不免設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

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愈疾之心行之也○呂氏

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

澤浸微姦完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

熟矣故古今行獄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

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履祥按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

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

日陵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

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為誥命

頌之天下大抵增墨削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

大辟之條以違犯死之衆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

子王子曰 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平典

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

聖人用是報之遂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

為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

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

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四 周穆王五年

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之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鎊之貨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子繁扈踐位

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情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昭其名蓋指司馬以諷王

也陸氏曰招常途反刑左氏作形容家語作刑朱子謂當作刑招當如徵招角招之招詩歌之名也

逸周

書曰穆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史記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

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

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

古諸侯也愚謂後漢之亡其證

然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

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

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

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

親遠者寒心放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

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商均之後也 奉孤以專命者謀王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謂專命者長大也前事 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謂專命者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之事此與 大臣有錮職誅者危昔

者質沙三鄉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諸卿謀

變質沙以亡錮職專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

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

者死無天命命在強壯者也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

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

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

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

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

禮畱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

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

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

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

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郇之君奢儉滅爵損

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郇

君以亡父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父空大

君以亡父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父空大

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攘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爭為犯難不果為疑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據注疑作取民自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矣民畢程氏以亡有位無祿取民自成民不堪予求尤而罪之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運亂移也陽氏以亡業刑而懷者危昔穀平之君懷類無親

破國弗剋業刑用國懷恨也類戾也國勝破以刑為業也外國相援穀平以

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弁兼無親

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

恨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恨而無聽不納忠言執事不從

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

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

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

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

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續陽強力四征重立

遺之美女續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

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
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
伐之有洛以亡此篇諸本不一今以蜀本刊定以存遺事附本紀之後

乙亥共王元年

三年

國語曰共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
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
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
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十有二年王崩子囂踐位

丁亥懿王元年徙都槐里

大紀曰自王為政王室始衰徙都槐里

二十有五年王崩共王之弟辟方立

史記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按詩之時世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

作變小雅多有刺詩而莫知其時世衛氏詩序皆以為刺
幽王太史公多見古書殆必有考胡氏大紀以齊哀公之
立當在懿王之世而以詩序刺
哀公之詩隸之然不可考矣

壬子孝王元年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用大紀例以甲子為

紀今附此年此周太史儋所謂始周與秦合者也
史儋又曰合而別後五百歲復合按別者謂周東

遷復合者謂秦併周也

史記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為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湫中衍玄孫也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惡來蜚廉生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

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

大紀曰孝王之世大雹江漢冰牛馬死

丁卯夷王元年始下堂而見諸侯大紀附元年

禮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下○經世曰國自此衰按史記懿王崩共王弟辟

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為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浸衰自是永為例矣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大紀係此年

楚世家曰周文王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

王今書有鬻熊子載其事疑偽書其子熊麗生熊狂狂生熊繹熊繹當周

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

之田姓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

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左傳俱服熊

繹生熊艾艾生熊黜黜生熊勝勝以弟揚為後熊揚生熊

渠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

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晏

曰今江陵中子紅為鄂王今武昌九州記曰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

江上楚蠻之地

十有六年王崩子胡踐位

左氏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躬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析

王身○史記齊世家曰太公卒子丁公伋立丁公卒子乙

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

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

徙都蒲姑

癸未厲王元年

楚世家曰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終前夷王八年

楚事

十有二年衛貞伯薨子嗣是為項侯

世家曰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即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康伯卒子考

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庚伯立庚伯卒子靖伯

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

夷王命衛為侯按史記自頃侯始有年以年表考之當係此年非夷王之世○古史曰按書康叔稱

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為方伯故其子孫六世稱伯猶詩以召公為召伯而非伯爵也至頃侯蓋不復為方伯故但賂故得侯也以

以爵稱非以賂故得侯也

十有四年曹孝伯薨子喜嗣是為夷伯

世家曰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脾卒子仲君平立仲

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

伯喜立

十有五年燕惠侯立

世家曰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

蔡厲侯薨子嗣是為武侯

世家曰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

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

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弒其君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世家曰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

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按史記獻公立在夷王之時以年表考之當係此年

二十年齊侯徙治臨菑

世家曰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

宋厲公薨子舉嗣是為僖公
凡僖字皆作釐
史記

世家曰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微仲

卒子宋公稽立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湑公共立

湑公卒弟煬公熙立湑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為厲

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晉厲公薨子宜臼嗣是為靖侯

世家曰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唐叔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改曰晉侯晉侯

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

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

二十有一年秦嬴卒子秦侯嗣

二十有四年陳慎公薨子寧嗣是為幽公

世家曰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

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

卒子幽公寧立

衛頃侯薨子嗣是為僖侯

二十有八年齊獻公薨子壽嗣是為武公

三十年以榮公為卿用事

國語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
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
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專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慎惕懼
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
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
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而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史記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公為卿士用事
芮良夫諫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墨子曰厲王
染於纆公長父榮夷終

三十有一年秦侯卒子公伯嗣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

世家曰熊渠長子毋康早死熊渠卒中子能擊紅立其弟
熊延弒而代之

三十有三年殺言者

國語曰厲王虐

大經有曰時荆楚寇於南儼仇寇於北淮夷寇於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

用其民民不堪命聚議而興謗

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

謗者以告則殺之

史記又曰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

國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
是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聃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三十有四年秦公伯卒子仲嗣

三十有六年西戎反滅犬丘大駱之族
史記曰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三十有七年國人叛襲王王出居于彘召公周公行政是為共和大子靖匿于召公之家

本紀曰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靖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

國語大

同小異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號曰共和

按莊子竹書紀年及稽古錄皆作共伯和莊子

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共立山今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孟康注古今人表謂入為三公○按此事經傳皆不言及今從史記

庚申三十有八年共和行政史記自是事始有年稽古錄稱共和九年

晉靖侯薨子司徒嗣

是為僖侯

四十有一年蔡武侯薨子嗣

是為夷侯

楚熊勇卒弟熊嚴立

甲子四十有二年王在琬

四十有四年曹夷伯薨弟彊立

是為幽伯

四十有七年陳幽公薨子孝嗣

是為僖公

四十有八年宋僖公薨子覲嗣

是為惠公

五十有一年王死于琬周召二伯立太子靖

左氏曰至于厲王王心厲虐萬民弗忍居王于琬諸侯釋

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本紀曰宣王即位二

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履祥按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

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琬

彘在河汾之間詩所謂汾王是也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周道粲

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虛訖不復振悲夫

楚熊嚴卒子熊霜嗣

甲戌宣王元年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以尹吉甫

為將北伐玁狁至于太原

秦紀曰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

戎○小雅六月之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

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集傳曰六月癸

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馬也玁狁即北狄

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比物

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集傳曰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毛馬而頌之軍事物馬而頌之毛馬齊其

色物馬齊其力也三十里一舍也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

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

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既成我

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

之敏而下失其常度王命於此而出四牡脩廣其大有顯

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四牡脩廣其大有顯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

王國集傳曰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玁狁匪茹

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集傳曰茹度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方疑即朔方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

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所在方疑即朔方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織幟字同鳥章鳥準之章白旆維旒者也央央鮮明貌戎車軍之前鋒啓開行道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也必勝矣戎

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

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集傳曰輕車之覆而前軒車之却

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

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

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也吉

甫燕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

鯉候誰在矣張仲孝友集傳曰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

友也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

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

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

也是燕○朱子曰成康既没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

周人逐之出居于玁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

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

燕惠侯薨子莊嗣是為二年以方叔為將南征荆蠻

采芑之詩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

奕輦第魚服鉤膺脩革集傳曰芑即今苦蕒菜軍行采之

新田三歲曰畝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其車三千法

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

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此極其盛而言未必實

有比數也師衆干扞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

翼翼順序貌奕赤貌輦第以方文竹箬為車蔽也魚獸名

似猪東海有之其皮可為弓鞬矢服鉤膺馬婁領有鉤而

在膺有樊有纓樊馬大帶纓鞅也脩轡也革轡首也馬轡

所把之外有餘而重者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

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

彼新田于此蓄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周宣王二年

又遂言其車馬之盛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於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瑒瑒服

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慈珩集傳曰中鄉民居其田尤治

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鈺在鑣曰馮馬口兩旁各一四馬

故八也瑒七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黃朱之芾皇

猶煌也瑒王聲慈蒼色如慈珩駘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

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鈺人伐鼓

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聞聞集傳曰駘疾飛

之鳥鈺鏡也獨也伐擊也鈺以靜之鼓以動之鈺鼓各有

人而言鈺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十五百人為師五百

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陳師告旅亦互文

淵也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

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聞也亦鼓聲或曰盛貌程子曰

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

旅之盛而進退有蠡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

節如下文所云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集傳曰蠡動而無知之貌蠻

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焯焯盛

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

名而皆來命召虎征淮夷

大雅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

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集傳曰宣王

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在

淮上者鋪陳也陳師以伐之此章總敘其事言行者莫敢

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度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集傳曰沈武貌庶

既伐而成功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

疾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集傳曰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

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

界非病之非急之但使其來取正於王王命召虎來旬來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用錫爾祉

集傳曰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游言之故曰來

布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

敏女功則我也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鬯一自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

首天子萬年

集傳曰肇賜自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此敘王錫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鉶鬯者使之以祀

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

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

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

以報謝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王伐淮徐

集傳曰

大雅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

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教既戒惠此南國

集傳曰宣王自將以伐淮

北之夷詩人美之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周大將大祖始
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王命鄉士
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
軍備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必言南仲
大祖稱其世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戎我師旅
功以美大之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集傳曰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

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
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

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
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蓋王親命太師以三

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

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集傳曰赫赫顯

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王舒保作未詳
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

繫也遊遨遊繹連絡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
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遲而徐方之人

皆已震動如雷霆作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
於其上不遑安矣

虢虎鋪敦淮濟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集傳曰進

也闕奮怒之貌虢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
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光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

犯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集傳曰嘽嘽衆威貌翰羽

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
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

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集傳曰猶道庭朝回還歸班

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
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

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魯貞公薨弟敖立

是為武公

世家曰魏公潰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貞公湣立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

是為戴伯

三年齊武公薨子無忌嗣

是為厲公

五年晉僖侯薨子籍嗣

是為獻侯

六年大旱

大紀連年書旱

大雅雲漢之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

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集傳曰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擗亂之志遇我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靡神不舉

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卒盡也寧猶何也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

之詞如此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集傳曰蘊

蓄隆盛蟲蟲熱氣也郊祀天地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可

能勝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集傳曰推

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甚也子無右臂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

我亦不見遺也摧滅也言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

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

先祖胡寧忍予集傳曰沮止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

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

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為垂

涕泣而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快如焚我心憚

道之也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集傳曰畏去胡寧瘖我以早憊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

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集傳曰出無所之也瘖病

憊魯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

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

我之敬事明神宜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豕

可以無恨怒也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

如何里集傳曰友紀猶言綱紀或曰友疑作有庶正衆官

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

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

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故也無不能止言諸臣

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

里憂也與漢書無悝瞻仰昊天有孽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之悝同聊賴之意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矣庶正瞻仰昊天

曷惠其寧集傳曰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孽然之明星

未雨微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

通鑑綱目卷九十一 周宣王六年 三十四

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伐戎破之

秦紀曰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

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

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

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秦國風無衣之詩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與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集傳

曰袍襖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子與師以天子之命而與師也秦人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

蓋以王子與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見於詩如此豈曰

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與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集傳曰澤

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戰車戰也長丈六尺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與師

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楚熊霜卒弟熊狗立

世家曰楚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

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狗立是為熊狗

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以戲

為魯太子魯武公薨戲立是為王不籍千畝

史記曰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脩籍於千畝○國語

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史記曰武公九年與長

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太子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

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

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
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
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
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又曰宣王不籍千畝統文

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
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
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厯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

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瘳丁佐反墳盈土氣震發農祥晨

正日月底于天廟常昭曰農祥房星也立春之日晨中於

春日月會于營室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

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

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

王其祗被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

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

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

期鬯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

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

耕一墾鉢音伐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

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

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宣王 十一

康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誠百姓紀
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
其旅日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
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
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
罽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
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
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
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
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是為

文誅弒君者七十人

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
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
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十有五年衛釐侯薨少子和嗣是為武公

世家曰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
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
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
公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稽古錄曰衛僖侯薨大

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

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

是詩以絕之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

儀之死矢靡他毋也天只不諒人只集傳曰鬢髮垂貌兩

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

也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

它心毋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汎彼柏舟

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毋也天只不

諒人只○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適之

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早死初無篡奪之文故

史遷所載疑而不錄○子王子曰武公少年奪適之罪晚

年進脩之功功罪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

鍾愛於其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於死以成武公之

立則或有之為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共姜堅自誓

之操武公亦有脩革之學復康叔之政輸定難之忠晚年

所至稱為睿聖是真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少

相掩也

十有六年晉猷侯薨子費生嗣徙都于絳是為穆

記凡穆字或作緣

十有八年蔡夷侯薨子所事嗣是為僖侯

二十有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懿公

而自立

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

外紀係此年

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

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功為周世宗

封弟友于鄭

鄭本西周畿內采邑其後東徙國于鄭號之間為鄭又其遺民南保漢中

者為南鄭

史記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年表

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太子仇

二十有四年齊文公薨子說嗣是為成公

二十有六年晉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

左氏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

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愚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王和璧圭瓚之命兄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至奪宗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記其初命名之言云

二十有七年 宋惠公薨子嗣是為哀公

二十有八年 宋哀公薨子嗣是為戴公

楚熊狗卒子熊罾嗣

三十有二年 春王伐魯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是為孝公

國語曰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又曰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逵注國子諸侯之嗣子韋昭

曰國子謂同姓諸姬也 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王曰

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

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祖夷王廟也 ○世家曰 宣王伐魯

殺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

懿公弟稱云云語 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

宮二出大同小異 世家似得之

陳僖公薨子靈嗣是為武公

曹戴伯薨子兕嗣是為惠伯

三十有三年齊成公薨子贖嗣是為莊公

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子嗣是為頃侯

楚熊罥卒子熊儀嗣是為若敖

三十有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國語與不籍千畝同

事非也不籍千畝天子之籍田也此千畝地名也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注謂即姜戎唐固曰南陽也乃料民于太

原太原即今原州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

其少多司民協孤協考比也孤也司商協民姓今五音姓氏是也

者置官別生分類官謂之司商者沈括曰商者人聲也故以律協民姓者名焉司徒協旅協民衆為師旅

司寇協姦考比罪諫刑死之類牧協職物色工協革牛馬羊之皮革場協入

知粟廩協出知日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又審之以事事即下文籍田蒐狩簡知其數王治農于藉揆于農隙

耨穫亦於籍獮於既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

料焉不為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

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四十有三年殺杜伯

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

圍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此說似怪見國語注大紀取之○傳注曰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奔晉

晉穆侯薨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踐位

稽古錄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用賢使能羣臣無不自盡以

奉其上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周室中興焉

履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量生謂其周道繁然復興然改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畧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弒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廢補弊况宣王末政止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食

天禍不為無謂矣

庚申幽王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

陳武公薨子說嗣是為夷公

三年始嬖褒姒涇渭洛竭岐山崩按國語以為幽王三年獨史記

拘於國亡不過十年之說係之二年今據國語為正

本紀曰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

王三年入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國語曰幽王三年

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周將亡矣夫

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陰也

韋氏曰鎮為陰所鎮營也

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

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四年

陳夷公薨弟燮立

是為平公

秦莊卒子嗣

是為襄公

秦紀曰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卒襄公

立

甲子五年

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

為太子

史蘇曰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馬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小雅白華之

詩曰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集傳曰幽王娶申后

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白華野菅也白茅為菅之子斥幽王俾使也我申后自我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難之子不猶集傳曰英英輕明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

天步猶言時運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
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管茅也

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集傳曰澗流貌北

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
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

也集傳曰桑薪樵彼桑薪印烘于堪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集傳曰桑薪

印我烘燎也堪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鉶者也桑薪
宜以烹鉶而但為燎燭以此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邁邁集傳曰惓惓憂貌

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集傳曰鷺雉鷺梁魚梁蘇氏曰鷺鶴皆以魚為

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棗集傳曰鷺雉鷺梁魚梁蘇氏曰鷺鶴皆以魚為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集傳曰戰其左翼言不失其常有扁

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疋兮集傳曰扁卑貌疋病

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寃之者集傳曰扁卑貌疋病

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疋也集傳曰扁卑貌疋病

彼鷺斯歸飛提提民莫不毅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

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集傳曰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

羣江東呼為鴨鳥斯語詞提提羣飛安閒貌言弁彼鷺斯

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鷺斯之不如也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集傳曰天曰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

其無可奈何而跼跼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

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疋如疾首集傳曰跼跼平

易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也周道大道

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集傳曰桑梓五畝之宅樹之檣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

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

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

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

曰豈我生時不善菟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淠

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集傳曰菟茂

灌深貌淠淠衆也菟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灌者淵則

所至乎是以憂之深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確尚

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集傳曰

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鳴壞傷病鹿斯之奔則足伎

伎然雉之朝雉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

木憔悴而無枝是以相彼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

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之涕既隕之集傳曰投

瑾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免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

心焉今王信諛棄逐其子曾視投免死人之君子信諛如

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折薪地矣舍彼有

罪予之他矣集傳曰疇報持倚也以物倚其巖也地隨其

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

諛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巖折薪者尚隨其理皆不

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諸人而加莫高匪山莫浚匪

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集傳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巖泉極深矣而

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

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諛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逆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木樵悴而無枝是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

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之涕既隕之集傳曰投

埋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免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

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君子信讒如

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君子信讒如

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折薪地矣舍彼有

罪予之他矣集傳曰疇報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地隨其

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

諱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折薪者尚隨其理皆不

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諸人而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後集傳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

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譏諍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母逝我梁母發我苟我躬不閱違
恤我○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後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
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
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小雅十月之交篇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集傳曰十月以夏正

合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
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
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
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
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
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
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
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
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
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
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
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
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

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絕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是亂亡之兆也

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集傳曰行道也凡日月之

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

紀焉亦以此爾集傳曰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

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集傳曰燂燂

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憐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

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政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

越馬橋維師氏豔妻嬭方處集傳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

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

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

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越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

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嬭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

而嬖妾盡惑王心於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

內以為之主故也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我禮則然矣集傳曰抑

農隙之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我害也言皇

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墻

曰非我我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皇父孔聖作都于

向擇三有事宜侯多藏不憚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

以居徂向集傳曰孔甚聖通明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宜信侯維藏蓄也憚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徃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徃不忠於上而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置置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集傳曰置

災害噂聚沓重複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

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

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四

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

敢傲我友自逸集傳曰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愛我里之

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

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

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虞劇曰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

而必效我友之自逸哉

之在周幽王六年

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

鄭語曰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

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

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偪迫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

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

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邠莒是非王之支子母

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

濟洛河頽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郟為大號叔恃勢郟
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
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
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郟
敵補丹依噪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莘國也
主桀醜而食溱洧桀醜山名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
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
熊季糾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糾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
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
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

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
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

也幕舜之先所謂自幕至于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

也替更無遠命者也單說非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

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

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

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

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驩夷豢龍則夏滅
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

之矣妘姓鄒路偁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二千五百家為州對曰其民奢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邾之間其豕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宜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

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七體七寔也八索八體應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八卦九紀九賦也物收經入行核極故王者居九畝之田牧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蘇樂如一夫如是蘇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

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講按王將

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

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

好窮固也固陋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

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

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

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

褒此下有褒神化為二龍藏於積三代傳之厲王發之化為玄龜入于王府童妾遭之遂生褒姒之說怪誕不取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

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

而加之焉毒之首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

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

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

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

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

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

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

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

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以德可以大格公曰姜嬴其孰

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以德可以大格公曰姜嬴其孰

平王以奉周祀。鄭世家曰：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衛世家曰：衛武公

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秦紀曰：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數欺諸

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履祥按：史遷不考之於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紀。

劉道原曰：

汲冢紀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申。虢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與舊史不同。

辛未平王元年，王東遷維邑。始命秦列為諸侯，取

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為公，錫命晉侯鄭伯東取鄆，號十邑國之。

左氏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為依。天紀謂鄭武公收其父散兵東迎平王于申。

史記年表曰：平王元年，東徙維邑。本紀曰：平王立，東遷

于維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秦紀曰：周辟犬戎，難東徙維邑。襄公

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即有其地，與誓封爵

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經世曰：平王

錫晉文，秦襄命秦分岐西，晉分河內。書文侯之命篇曰：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德指行而言明指知而言一說

呂氏曰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

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老師宿儒之傳尚無差也平王徒舉

其語而不能察爾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蔡

氏曰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愚按

晉侯初名仇師服以為異今日義和或亦惟先正克左右

其後政之也父猶尚父之謂蓋尊之也

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先正指

臣小大謀猷猶云文武之道大者小者肆遂懷安也言文

武以大德受命亦惟先正之臣又能左右之昭事之凡小

成康以下先王得安厥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衎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

人永綏在位造作愆譴殄絕純大伊誰也平王自言嗣位

惟資澤竭於下民故犬戎得以侵伐我國家之大此戎禍

之由也適我執事之人無有耆壽俊傑之在職者而予又

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在我祖父列者其誰恤我乎嗚

呼大亂之餘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乃祖

也肇始刑法也謂文侯能昭光唐叔之功文武之道已墜

而自文侯始能刑法之用會合諸侯立已以紹周之統使

追孝放前文人汝多能修補扞衛我于艱危之交若汝文

會紹乃辟必文侯首倡大義會合之晉曰用王曰父義和其

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

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迺惠康小民無荒寧簡

五五

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杜黑黍皂香草用黑黍為酒釀以香

故錫之弓矢乘馬皆所以賞之簡謂閱士恤謂愛民○大紀曰賜以河內附庸晉於

是始大○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

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施

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

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

也○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

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

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

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傾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矣

平王東遷之初大雉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

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為足曰父義和

其婦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盧

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

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

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

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履祥按東遷之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類墮前

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

襄公與西戎世為不共戴天之讎其勢亦不兩立其與

戎力戰固亦為己不獨為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九

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觀其臚於郊祀則無王之
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則晉居河北表裏山河是為屏
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其後有曲沃之封
晉之始替實自是始平王所望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興
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
公當桓公敗亡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散為南鄭
而武公以婚相之故迎王于申立之東取魏郟以為已
國此其志願已足矣獨衛武公之賢足以有為然觀平
王戊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其職衛武雖賢其
柄任未必在是況周自中葉以後其公卿之士大率可
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失民而犬戎之
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辨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
或謂平王當時何不奉辭伐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
可以振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患在犬戎而不在諸侯
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制戎固不暇
矣平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依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
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
復此所以不復中興也

秦祠上帝於西時時者時土為高也

史記曰秦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年表曰立西時祠白

帝太史公曰余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

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
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

二年魯孝公薨子弗湟嗣是為惠公

四年燕頃侯薨子嗣是為哀侯

五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子嗣是為文公○太宗

銅鼎狀方而四足銘曰大王遷洛
岐鄭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

宋戴公薨子司空嗣是為武公

詩序曰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

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六年燕哀侯薨子鄭侯嗣

七年楚若敖卒子熊坎嗣是為霄敖

九年蔡僖侯薨子興嗣是為共侯

秦東徙汧渭之會

史記曰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元年居

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

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

即營邑之

十有一年蔡共侯薨子嗣是為戴侯

曹惠伯薨子石甫嗣其弟武弒之而自立是為穆公

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子揚嗣是為莊公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

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

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

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

傲也及其沒也謂之叔聖武公懿即今大雅抑詩也韋昭曰懿讀為抑侯包白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曰誦是詩而不離於側董氏曰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楚霄敖卒子熊駒嗣是為

十有四年曹穆公薨子終生嗣是為

十有五年秦作鄜時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

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交祭白帝焉

十有六年陳平公薨子圉嗣是為

十有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秦紀曰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陳氏

曰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后始有史僻遠晚興者也至於史

法亦不盡循周制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

夏正為歲首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見左傳後序而秦譜至

定公初志閏月又改曆矣

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

東歸于王

本紀曰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秦戴侯薨子考父嗣是為

宣侯

二十有三年宋武公薨于力嗣是為宣公

二十有五年晉文侯薨于伯嗣是為昭侯

秦初有三族之罪

三十有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左氏曰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賁傳之師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鄉置側室注衆子也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

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詩揚之水

篇曰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綌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彙傳

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其後沃盛○椒聊篇曰椒聊之實蕃

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

衍盈剝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陳與可曰椒

其之子指曲沃也聊微畧之語也謂椒之微小其蕃衍不

過盈升而已而彼其之子則碩大無朋椒之聊小其能

遠條乎以比晉昭之微弱而曲沃之

碩大如此晉其能久遠乎序義失之

陳文公薨于鮑嗣是為桓公

二十有七年鄭武公薨于寤生嗣是為莊公

二十有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

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莊公初意本美然不能處之祭仲只論利害不明義理莊公因此乃有養成其惡之意

三十年衛公子州吁阻兵

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姜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

人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為父者本非欲納其子於邪為寵過而驕此子之所由邪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矜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母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楚蚡冒卒弟熊通弑太子而自立是為武公

世家曰蚡冒十七年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

武王其僭王在春秋世語見世家

三十有二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曲沃成

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昭侯誅潘父

世家曰昭侯元年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是時年五十八

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

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十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

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

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子平經世

大紀皆作弟世家稽古錄作子為是

三十有六年衛莊公薨子完嗣是為桓公

三十有八年衛州吁出奔

世家曰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

四十年齊莊公薨子祿甫嗣是為僖公

晉曲沃成師卒子緡代是為曲沃莊伯

四十有二年宋宣公薨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是為穆公

穆公○大紀附正考父三命事

燕鄭侯薨子嗣是為穆侯

四十有四年鄭叔段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左氏曰：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四十有七年，晉曲沃緡入翼，弑其君孝侯，國人逐

之，立其君之子都。

是為郭侯

四十有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外紀曰：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

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路史曰：劉原父

謂使魯郊者在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

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止

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於此矣。

夫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

也。昔者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

可知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

東遷之，僭禮也。史曰：秦襄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

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

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

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記禮者以為魯禮皆成

王賜之，以康周公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殷氏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
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
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周公
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
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
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
兼四代服器則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
公何以始問羽數閱何以辭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
於湛露彤弓于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于兄弟

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
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倘自史角之事
之外別有傳記與明堂位合則外紀豈獨遺佚乎

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

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魯生桓

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隱桓之

母俱不得為夫人子王子曰甚矣左氏之好誣也嬰兒之

生其手安得有四字之文隱公將遜國焉而遇弒無後其
後魯之君大夫皆桓子孫立為是說以證仲子之正桓
之嫡而文其弒君之罪耳左氏不辨其誣而錄之妄矣
公羊氏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為而辭

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穀梁氏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由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履祥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嫡以其娣姪從他國亦以娣姪媵焉所以備內官防夫拆繁子孫也故諸侯不冉娶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立長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立者仲子之歸宋武公以夫人嫁之魯惠公以夫人逆之天王亦以夫人贈之非正矣於公議則非正然隱公則不敢以

為非也惟有遜國而已矣隱公不敢自以為正攝位君國將以予桓免喪之營未畢而卒遇弒為善罹禍此世道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為託始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九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鈔

已未周平王四十有九年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

左氏經傳今特舉其繁王室與闕於天下之故者而後書東遷之後諸侯放恣春秋例書卒唯魯書薨蓋削諸侯也今不

敢遠例並皆書其公卒

子王子曰書亡然後春秋作履祥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平王之初也春秋始於仲子之賙平王之末也則平王之世蓋得失盛衰升降之會也

鄭伯克段于鄆寘其母姜氏于城穎

左氏曰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

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履祥按莊公曰制巖邑也它邑唯命請京使居之曰姜氏欲之烏辟害莊公其初未有它意也然不為置良師傳是以段之惡日肆而祭仲子封輩交以為言故莊公之私亦日長曰子姑待之曰將自及曰可矣莊公於此始有熟其罪而取之之意矣甚矣天理之易微而私欲之易長也

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春秋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胡氏

曰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

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數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褻妙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明也哉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天王紀法之宗家宰紀法之守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賤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矣○左氏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

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陳氏曰：緩且子氏未薨以下疑後人增益之雜記有大夫士計於他國之君之禮則不但同位外姻也且文九年秦人歸成風之榼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雖不當弔尚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則贈不及尸弔不及哀非禮也與文公傳自相違今不取。

履祥按左氏傳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此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之子氏之薨為仲子之故此以仲子為未薨而王贈之其曰不及哀尸謂贈惠公之緩曰豫凶事謂贈仲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成康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

成風之榼以此例之則歸贈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歿在春秋之前左氏蓋誤解矣惠公妻其妾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且魯之於朝聘未數數然也平王將以懷魯而行此不正之禮其後隱弒桓篡桓之子孫又自相攘奪者終春秋之世焉平王在位五十年晚節舉措如此不足以懷魯而祇以敗王法成魯禍王室其有不衰乎然則王之正之將如何曰隱公上不敢違其父下不敢廢其弟而自以為攝天子於是錫命焉則所受天子之命為諸侯也隱定而桓之逆謀弭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懷諸侯也隱於王室有多曠禮雖諸侯放恣積習之弊或者亦於斯乎莊篇之缺當別言之於後

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祭伯如魯

春秋曰祭伯來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寰內諸侯

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杜朋黨之原為後世貳於君者之戒也此義不明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駉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

五十年鄭伯始見其母于大隧

左氏曰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遂為母子如初。○**呂氏曰**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也

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苟以人力勝之及力既窮未有不復其初者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之城潁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是悔果安從而生哉一朝之忿若可以勝天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而不能已考叔特迎其端而發之耳愛其母者莊公考叔同一心也其啜羹舍肉皆天理之發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乃曲為之說俾莊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
遽以人欲蔽之可勝歎哉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
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擴其天
理而大之豈止為鄭之莊公哉○**子王子曰**鄭伯意雖悔
而畏及泉之誓考叔意雖美而為闕地之迂古人重盟誓
其流乃若此之悖且愚乎

鄭人伐衛

左氏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叔段衛人為之伐鄭
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隱元鄭人伐衛討公孫
滑之亂也

五十有一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王崩孫林踐位

胡氏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
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
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
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
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

尹氏卒

公羊氏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何貶曷為貶
世鄉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履祥按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非也古語氏猶今云家也君指公也國君之母卒而云公家卒則不詞甚矣故當從二傳然是時魯亦有尹氏隱公之變於鄭也囚諸尹氏則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王則魯亦固有君氏也春秋所書尹氏在周在魯不可知惟以為尹氏則不可爾

鄭祭足帥師入寇

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呂氏曰**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序平王莊公之事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大矣然周亦不能無罪焉

鄭伯為周卿士君之於臣賢則用不賢則去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體敵周與鄭等諸侯耳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武氏子求賻于魯

春秋曰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穀王未葬也左

履祥謂平王於魯猶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於周不賻天王之喪於報施之禮且猶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武氏

子之求在周為爵然魯之不臣甚矣

宋穆公卒立宣公之子與夷是為殤公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后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履祥按春秋之初齊僖公小伯鄭內叛王而外挾之以合諸侯二國蓋相為用也齊自盟石門成三國會中立

伐宋又與鄭入郟入許會陳鄭以成宋亂與衛晉命與鄭謀紀與鄭入郟入許會陳鄭以成宋亂與衛晉命

宋衛燕伐魯國語稱為小伯鄭自平王之末即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公立四年而始朝六年以齊人

朝王七年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郟討違王命九年成宋亂皆與齊僖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縞

葛之矢中天子之有矣故齊鄭之始盟春秋憂之

壬戌桓王元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而自立宋陳

蔡衛伐鄭

左氏曰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

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

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

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

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

日而還

覆祥按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役也衛為之而春秋以宋為首宋穆公舍其子馮使出居於鄭以立殤公而殤公從衛伐鄭欲以除馮故春秋誅心以宋為首惡也州吁弒君之賊其於此役不足為誅矣

魯暈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

春秋曰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諸

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

許固請而行故書曰暈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

取其未而還

覆祥按魯隱公唯不以君自處故諸大夫專擅非公命而為之者有矣如費伯城郎公子豫盟邾鄭作南門皆諸臣專之是以帥師雖大事暈或固請而行或不俟命而先行也諸臣猶不可以暈凶逆之性則其欲除桓而卒弒隱宜肆然不以為難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是為宣公

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

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君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泄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

二年 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

武氏助翼翼侯奔隨隨晉地

履祥按晉文侯於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為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反使尹武氏助曲沃於君臣恩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而周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于翼是為哀公

邾人鄭人伐宋宋人伐鄭

左氏曰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履祥按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於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宋已為州吁所誘今鄭又為邾人所誘宋志在於去馮故為人所誘邾心在於報怨故喚人春秋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九年之事爾左氏隱篇之多誤此亦一事也

甲子三年 晉翼侯自隨入于鄂

左氏曰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

晉人謂之鄂侯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

鄭輸平於魯

魯侯齊侯盟於艾

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

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宋人取長葛

京師饑

左氏曰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入朝

左氏曰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況不

禮焉鄭不來矣

履祥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利政權又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固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事情也

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

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胡氏曰**楚丘衛地春秋書

于楚丘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也以歸罪凡伯失節不能死

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尊司徒具

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

加一等益屨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以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一 周穆王五年
為過賓於衛而我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陳及鄭平

晉曲沃莊伯卒子稱代是為武公

秦文公卒孫嗣是為寧公

五年鄭伯歸祊田于魯

公羊氏曰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秦

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

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蔡宣侯卒子封人嗣是為桓公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

之役○穀梁氏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陳氏曰有參盟

而後有主盟者矣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

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

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鄭伯以齊人來朝

六年王使南季聘于魯

胡氏曰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是未

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是未嘗朝也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春秋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贈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諸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于魯魯侯

齊侯會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

履祥按自鄭公孫滋奔宋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四年強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不禮而宋又以其命會齊魯之師以伐宋而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

史記曰文公五十年卒葬西山靖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

二年徙居平陽伐蕩社三年滅之經世作徙居郟

七年鄭伯齊侯魯侯會于中丘魯暈帥師會齊鄭

伐宋魯侯敗宋師于管取郟取防

左氏曰春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夏

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挑公敗宋師于管鄭師入郟歸于我鄭師入防歸于我

履祥按三國伐宋取郟取防何以獨歸諸魯魯之於鄭本仇也於宋本好也魯以行人失詞而不救宋鄭於是始輸平今又會魯以伐宋故以二邑歸魯蓋欲堅其利鄭而絕宋也鄭魯苟以王命伐宋則削其地以為王土可也鄭安得以子魯魯亦安得受之於鄭噫諸侯之行其私亦甚矣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

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

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齊人鄭人入郟

八年鄭伯魯侯會于時來齊侯鄭伯魯侯入許

左氏曰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秋公會齊侯鄭伯伐

許傳于許瑕叔盈以螫孤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

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備曰天禍

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

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

協而使鋤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裡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圍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桓之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獲祥按齊侯以許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而鄭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周也與鄭以醕其功宜矣

鄭伐許齊之志魯與有力而鄭自為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於爭故曰況敢以許自為功又曰其能故曰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量力無累後人或者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爾

王取鄆劉為邠之田于鄭與鄭人温原緝樊隰邠攢茅向盟州陘隕懷之田

左氏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覆祥按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邠為王命討也至是論功加邑可也而取其四邑之田與之以不能有之土何哉此可見鄭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停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桓王處此可謂以詐御詐者矣

魯公子軌弒其君隱公而自立是為桓公

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為氏羽父使賊殺公于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公羊氏曰**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

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九年魯桓公魯侯鄭伯會于垂卒易枋田盟于越

左氏曰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枋故也公及鄭伯盟于越結枋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履祥按鄭以枋田易許田其請久矣故嘗先歸枋隱公受之已入枋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於子鄭耶或者廣狹肥磽之非鈞也桓弒隱而立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餒賂鄭也

燕穆侯卒子嗣是為宣侯

十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

是為
莊公

左氏曰宋穆公卒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魯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紕紕紕昭其度也藻率鞞鞞

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不志諫之以德○公羊氏曰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履祥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為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為殤公者迹穆公之轍雖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於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斃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弑之殤公蓋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於失諫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於內故非矣當從二傳為正

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公羊氏曰鄧與會爾○胡氏曰楚自

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

號稱王憑陵江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十有一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獲晉哀侯欒

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

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

翼侯于汾隰駢絀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國語曰武公

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

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

○史記曰陘庭與曲沃武公伐晉于汾崩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于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魯侯迎婦於齊

春秋曰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

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左氏曰公會齊侯于贏成昏于齊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

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

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履祥按魯桓與翬執隱而為君相歸許于鄭會齊鄭陳以成宋亂成昏于齊桓親會而翬為之逆桓又親為會以受之君相之間所以求寵於諸侯求援於大國者為謀亦至為禮亦恭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力不可勝天如此夫

十有二年 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左氏曰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
居于魏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
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晉曲沃稱弒哀侯于曲沃

史記曰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

曰韓萬桓叔之弟

十有三年陳桓公卒文公子他殺世子免而自立

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履祥按周衰篡弒之世必假天子之命以自立天子從而命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幼也王室常賄其母矣至是弒立求寵於諸侯未嘗有王觀之請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益甚矣周何求於魯非惟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也而反聘之於列國猶報聘也而暮年之內未聞魯有一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拳拳於魯如此豈禮其能弒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於天子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王伐鄭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

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
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
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
勞王且問左右○**胡氏曰**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
得政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而自
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不書天
上端其本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以著君臣之義也
戰于繻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

防也○**陳氏曰**春秋不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東周之不
競鄭莊公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虢至于交惡平王
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虢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
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郟又入許魯翬之相桓宋督
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
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
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十有四年楚子熊通侵隨俾請爵于王王不許
左氏曰楚子侵隨使蘧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
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李梁在何益闔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腓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

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史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固請尊楚王室不聽

履祥按史記所載當是遠章火成之辭爾春秋之世馮陵諸夏惟楚為甚然觀熊通遠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紀侯如魯

左氏曰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

左氏曰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即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履祥按北戎伐齊齊至乞師于鄭求成于諸侯則戎患亦熾矣向非他日桓公之霸則燕齊皆為戎矣初齊侯

欲以文姜妻忽而忽辭文姜之淫不待他日忽之不取必知其故矣至是有功又欲以他女妻之而忽又不取亦失計矣雖其辭正然魯以周班後鄭忽乃特功而輕周班為則其識量可知也其不終也宜哉

蔡人殺陳佗而立免之弟躍

是為厲公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十有五年穀伯綏鄧侯吾離至魯

春秋曰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二傳曰何以名失國也

履祥按是時楚方強大吞噬漢陽諸國鄧不再蕃而大敗於楚此鄧穀之君必為楚所逼去其國而來者故春秋名之不然豈其近患之不恤而遠朝于魯也哉春秋之初魯未見弱於齊固為強國紀有齊惟設都而皆趨之而不知桓公之不足與有為也夫其所主惜哉然魯自桓公昏于齊為其所殺莊公昏于齊為其所制而

魯世遂弱至于宣
公益不足道矣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

左氏曰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

履祥按盟向陽樊皆天子畿內諸侯祿而不嗣者周衰皆據為世嗣王不能有然桓王以盟向與鄭襄王以陽樊與晉其民皆願歸王而不願為鄭晉也此則王遷之彼則晉出之以是見周家忠厚於民而諸侯之不恤其民也惜也周衰不足以生靈之不幸矣

晉曲沃稱誘弑其君小子侯

左氏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春滅翼

十有六年王使家父聘于魯

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偕稱王

左氏曰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祀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史記曰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

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
卒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
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杜氏曰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

秦寧公卒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

干有七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干有八年曹桓公卒子射姑嗣是為莊公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左氏曰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虢公出奔虞

呂氏曰詹父虢大夫而命於天子非虢所能私討所以必譖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覆祥謂使其大夫伐其國亦王制所未有也

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左氏傳事始見十四年先書齊侯王爵也

十有九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氏曰此郎之諸侯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

子突而自立者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畧之而不爵也

鄭莊公卒世子忽嗣是為昭公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大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亶傅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魯隱公弑宋殤閔相繼弑衛桓公弑宣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弑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緝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左氏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鄉為公

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穀梁氏曰宋公也曰人貶之也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名失國也

衛侯殺其二子伋壽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

不可曰棄父之命惡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也○詩新臺篇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籩簋不鮮新臺有泗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籩簋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集傳曰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二子乘舟篇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衛宋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三十年

魯侯會宋公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

侯會鄭伯盟于武父魯侯及鄭師伐宋

左氏曰

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

鄭及宋公盟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履祥按善惡各以類相為謀魯侯執弒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為鄭伐宋何其勤也

陳厲公卒弟林立是為莊公

衛宣公卒朔立是為惠公

三十有一年

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

左氏曰楚屈瑕伐羅狗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魯侯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宋衛燕師敗績

履祥按是役也一則齊紀為讐也一則宋鄭為敵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為紀鄭若齊前則謀紀後則德忽之功宋責賂於突而忽奔在衛故齊衛與宋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紀無罪而鄭突有罪紀與魯鄭為黨則失所依矣故雖無罪而終至於失國也

二十有二年魯侯鄭伯突會于曹鄭伯使其弟如魯盟

秦三父弒出子復立故世子是為武公

齊僖公卒子諸兒嗣是為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燕宣侯卒子嗣是為桓侯

二十有三年王使家父如魯求車

王崩子佗踐位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

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

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

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

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昭公入

履祥按春秋忽當喪未君而出奔故歸而後稱世子奔不書子以其不能為子也歸稱世子以其為前日當立者也世子當君而終不克君以是為忽之病矣其後雖見弒而春秋不書以為不能守國者之戒也昭公見弒在莊王二年

左氏曰 鄭伯突入于櫟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袤伐鄭將納厲公弗克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史記曰 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

乙酉 莊王元年 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宋魯

衛陳蔡伐鄭伐忽納突

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 事首見桓王十九年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立公子黔

牟惠公奔齊

二年 魯侯齊侯紀侯盟于黃魯侯邾儀父明于雝

魯師及齊師戰于奚魯及宋人衛人伐邾

復祥按春秋於正月丙辰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而五月丙午書及齊師戰于奚則黃之盟何為也左氏曰平齊紀且謀衛夫盟為紀衛而已不免於戰為何為紀平齊謀哉春秋書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雝而於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則雝之盟何為也左氏曰尋茂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之何蔑盟之能尋茂盟長之亂春秋比事而書罪不言而著矣

蔡桓侯卒弟獻舞立是為蔡李自陳歸于蔡

胡氏曰季字也歸何以不有國劉敞曰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近而不逼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葬蔡桓侯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爾

秦夷三父族

史記曰秦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亶

左氏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

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

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據左氏經世書之蓋此所編欲著首尾不敢自同於春秋也

三年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齊侯殺魯桓公立

其子同

是為莊公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史記曰齊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命彭生指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亶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

左氏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

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

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史記謂渠彌亡歸經世從之

王子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

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儀克也有寵於桓王桓王屬

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

四年

魯莊公元年

使榮叔錫魯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公羊氏曰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胡氏

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

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

為正也

履祥按莊王初年有黑有之難未違諸侯之事也至是以王姬歸齊而使魯主之固常禮也然莊王豈不知齊襄鳥獸之行賊殺魯侯不能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耶又恐魯以桓公之讎急於主禮而追命桓公焉然莊王豈不知魯桓弒君之賊生不能討幸其自斃而反追命之耶是其區區之意不過以齊襄之強妻之而又以是所褒錫者如此於是王命益不行於天下而其

陳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齊師遷紀邢鄆郚

履祥按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固昏姻爾上姬適紀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施而不恃也春秋書季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畧則齊之罪自著矣

五年齊王姬卒

宋莊公卒子捷嗣是為閔公○史記凡閔字或作晉

六年五月葬桓王

左傳曰改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也○**陳氏**曰會葬不

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紀季以鄆入于齊

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叛○**公羊氏**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妹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一 周紀五十五

燕桓侯卒子嗣是為

七年王召隨侯責其尊楚楚武伐隨卒於師子熊

賢嗣是為始都郢

史記曰

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

左氏曰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

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

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

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令尹闞邾莫

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

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

也

齊侯魯侯狩于禚

春秋曰

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

人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卑公刺釋怨也

履祥按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志讐其事情皆有自來姜

之謚為文諒必有秀慧之質最雖之才自其家而僖公

已驕之事諒必已久鄭子忽之辭婚計必知此不然豈其

已嫁甲年與夫俱返而始通之耶詩序謂莊公不能防閑其

妻與之如齊矣則莊公豈能防閑其母禁其如齊乎夫
母不可禁禁其僕從可矣程子固有是言亦詩意也防
閑其母借曰不能亦宜有所不忍矣何至躬與齊侯狩
耶莊公忘父而制於母者襄與文姜之謀巧矣慶父叔
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
也故齊襄殺桓而以立莊為德文姜又挾舅氏援立以
國莊注公而魯齊制母為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公
俛首帖耳非惟狗其母之淫今年會于禚明年享于祝
丘明年伐衛之會又明年會于防于穀也而已亦有禚之
狩有伐衛之會有圍郕之會焉蓋制於其母以立已為
齊之德而不讎也春秋之所諱惟史記畧言其故而康
節知之故經世書曰齊襄公殺魯桓于樂立其子同可
謂得其情矣

八年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逆天

王之命也

九年王使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黔年來奔

左氏曰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年于周放甯跪于秦

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氏曰朔何以名犯

命也其言入篡辭也

十年秦滅小虢

史記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

小虢班固曰西虢

十有一年魯侯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氏曰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

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脩德以待時

乎

齊無知弑其君襄公

左氏曰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公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弑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莒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是為桓公葬齊襄公魯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取其傅管夷吾以歸為相

國語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於是莊公使東縛以予

齊使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詘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

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夫商
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
任儋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
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
以知賈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
芟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
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
功茅管子蒲襟襖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
從事於田野是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

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農野處而
不暱管子其秀民管子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則
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敬畏戚農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
五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公曰善
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管子
作士農之公帥十一鄉馬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
參國起案以為三官案界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
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平時於
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曰
愛民之道奈何對曰公脩公族家脩家族相連以事相及

管子地員篇卷之八

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脩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
罰薄稅歛則民富矣鄉達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
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
以使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
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利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
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以上參用管子○管子書曰桓公曰
吾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
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
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
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

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國語

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
安公曰安國若何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
與無財而敬百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公曰國安矣其可乎
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
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
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
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為之若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
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

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
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
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
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秋以彌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
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
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
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

曰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
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
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
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勇股肱之
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
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今官長期而書伐以告

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鄉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公曰伍鄙若何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

苟陸阜陵墮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適之曰制治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以於事而竣公又問

烏曰於子之屬有奉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
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
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
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
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
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
守則固以征則彊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
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公曰若
何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

之皮幣以驟聘規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
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
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
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公曰夫軍令則寄諸
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
罪贖以犀田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適以金分宥
問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
戟試諸狗馬惡金治以鑄鉏夷斤櫛試諸壤土甲兵大定
○管子書曰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對以參國伍鄙
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

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昨夜而至禽側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

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兌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廉而荷伏音逝荷密伏習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與荆俗同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什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農平原廣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四十一

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
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
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
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
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曰
善○國語曰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
反其侵地堂潛曰西伐何主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
姑與漆里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
使海於有蔽渠珥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
地正封疆地南至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鄆

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從之
而霸功立

履祥按論語子路子貢之問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
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蓋許其仁之功也程子言此大
約事體子糾弟也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而後可斷顧
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
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弒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
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顧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讎猶
自召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邪而
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真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
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
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之乎
故先師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
子所以不責其死也

師書其實亦以示貶也

魯侯侵宋

齊師宋師次于郎魯侯敗宋師于乘丘齊師還

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

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陳氏曰**其言次以

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

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誑魯爾於是書次用見桓之

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

易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

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獻舞歸○**史記曰**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

間小國小國皆畏之○**經世曰**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

○**陳氏曰**是夷夏之大變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告

左氏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馬及其太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陳氏曰書滅始於此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曷為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譚子何以不名國滅而右書奔以不死社稷也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

十有四年魯侯敗宋師于鄆

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後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王姬歸于齊

左氏曰齊侯來逆共姬杜氏曰魯主昏齊侯來逆不書不見公也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胡齊踐位

履祥按莊王崩葬不書於春秋周不赴告魯不奔會也其時可知矣他國又可知矣

宋萬弑其君閔公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御

說是為桓公萬奔陳宋人醢之

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歇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
周恭王十有三年
四十五
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
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蠶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
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
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于手且言見宋人皆醢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終

